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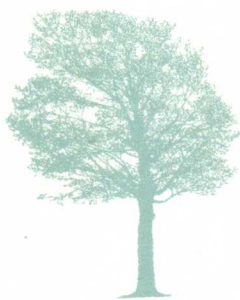
まるやさいいち

丸谷才一 著

树影谭

丸谷才一小说集

方明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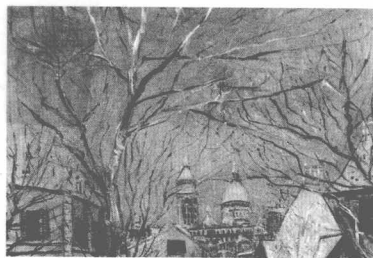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出版社

树影谭

丸谷才一
小说集

丸谷才一 著
方明生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影谭:丸谷才一小说集/(日)丸谷才一著;方明生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40-564-1

I. 树... II. ①丸...②方...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6968号

图字:09-2010-039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匡志强

装帧设计

汤靖

书名

树影谭——丸谷才一小说集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网址: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564-1/I·561

定价

28.00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021-64478935

目 录

001 树影谭

047 缓 坡

060 初 旅

098 中 年

141 迟钝的青年

163 购 梦

183 残 年

237 横时雨

333 关于我的小说

340 丸谷才一的作品及其风格

354 译者后记

树影谭*

1

特别喜欢沿高速公路从霞关的出口下来，稍往前走一点的景色。虽这么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景观，想来其他人是不在意的。因为自家住的位置，大多是从目黑的入口上高速的，从饭仓隧道一带开始就有所准备了，看到至霞关 300 米的标记后，就不断地留心左侧的景色。首相官邸后面的崖壁是用混凝土筑固的，以这片宽阔的水泥崖壁为背景，排列着一排银杏树，就是想看一看这个景色。

不是树的景观好，也不是崖壁筑得好，是被这种组合所吸引。不过是极其平凡的行道树而已，但在崖壁素色的背景下，却显得特别鲜明，这种景观奇妙地让人心动。就本人的偏好而言，最喜欢阳光强烈的时候，能笔直地映出树影的景色。依着季节、时间或天气的不同，树影有时斜映着，有时淡淡的，那也有那样的情趣。而不见树影的阴天，树弥补了崖壁灰色底子的单调，对此，心里也很满足。

仅仅数秒的景色，瞬时间就消失了，也许这样反而来得有意思。

* 本篇获 1988 年川端康成奖。

一种寂寞难忍的心情。那一带与本人毫无实际的干系，仅仅是从高速公路上一掠而过而已，却因这崖壁与行道树的缘故，永乐町成了我的重要的地名。

原本就是喜欢看树影的那种人，而对落在地面上的树影也不能说讨厌，却并没有特别渗入心头的感觉。我喜欢映在垂直矗立的面上的树影，特别是行道树的树影。这样的景观让人能沉浸在一种似曾相识、无法排遣的心境之中。而崖壁也是清一色的素色，或接近素色的颜色，如果有花纹就麻烦了。也就是说，如果建筑物有很多窗户，或排列参差不齐的砖墙呈现各种颜色，或修理的痕迹留下白色的线条，看上去就会很不舒服，煞风景。清一色的平面最为理想。在这样宽阔的平面前有行道树，并将树影投射到平面上，这种形影相伴的趣味使人心动。

虽然对树影情有独钟，但对于镜子和水面所映印的树影，尽管说不上怎么讨厌，却并没有引起什么感动。水面又当别论，恐怕有人会认为镜子里的树影听起来很奇怪的，其实例如赤坂的某个会馆，其玻璃墙面就掩映着葱郁茂密的树木，宛如建筑物内收容了一片林木，但我对此类影像不太动心。

也还是光被树木遮挡而在墙壁上形成的黝黑的影像独具匠心，颇意味。无论是日光、还是月光、或是电灯光都可以。而要在非常宽阔的空间里寻找到这样的图案是很难得的，因而也只有在狭窄的面积里，或被各种颜色所干扰的面积中，偶尔欣赏到影像的一角。

住在骏河台酒店，半夜里完成一件事后出去散步时，附近学校的围墙上像渗出般的淡墨色的影子，曾经给了我莫大的慰藉。银座喝完酒回家时，醉眼朦胧地看到的加油站墙壁上浓浓的行道树影也是感觉不错。早餐前，在目黑的斜坡上散步时，进入眼帘的是石块砌

成的崖壁上映衬着不知是哪家宅院的松树伸出的树枝所投射的树影。附近小公园旁，那也是早晨的景色，一楼是咖啡店和炸猪排饭馆的四层建筑的白色墙壁上映印着光叶榉树的树影，虽然墙壁被几扇窗和晒着的被子覆盖了一些。或者，夜晚从车上下来，住宅前的山桃树被树丛低矮的亮光照着，树影投射在墙上。我一直是屏住气息入神地看着这树影。末了，自己对自己说了：总不能一直这样看着吧，才离去。每当抬头仰视大树，或观赏大树的照片时，我总在梦想：如果大树后面的广阔的平面能够竖立起来，能将大树的影子投射其上，那该多好啊！世间很多人喜欢大树，但像我这样做此梦想的人恐怕很少。

为何有这种癖性，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应该是研究自己的最好的线索，但却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来头。既非父亲有同样的爱好，也没有因为发生什么事件（比如爱犬死了）时看着树影有哭过的经历。十来岁的时候喜欢优特利罗（Maurice Utrillo）^①的巴黎风景画，沉醉于拿现在标准来说只能说是十分次的套色印刷，但战后两次来日展出的优特利罗画展上、或借大本的优特利罗画册来阅读时，都没有碰上以树影为题材的作品。也听说有几部电影中的有名场景是使用了树影的，但是都是漏看了的名作。十年前，起居室的花边窗帘的花样，到了暮色时分会在墙纸上映出行道树的剪影来，那是妻子知道了我的喜好而挑选的，是我的嗜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要寻找这种癖性的由来似乎十分困难。如果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也许会找到一条线索，但那也十分茫然。曾经想过会不会是中学的时候，但还是回忆不出来具体的时间。感觉上好

① 优特利罗：法国现代风景画家，以近似荒凉的巴黎街景著称。

像是更久更以前的事了，但似乎我自己要回忆清楚也是不太可能的。

没办法，于是就只能这样来解释：

树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拒绝样式的，仅是这种自然不能使比较偏好样式的我得到满足。而树木的剪影自然排除了不必要的细节，纠正了扭曲；由于投射光的角度和接受的平面的角度，剪影会得到夸张或弯曲，这样就可以忽略色彩和高低使整体均匀，如同人工用同一色调整体涂抹一般的效果。这样的状态就会接近于人制作的艺术品，使欣赏者产生感动。这种景观既是自然又不是自然，与艺术相似却又本质上与艺术迥然不同。就是这种特别的相位触动了我的心灵。

但是，仅从朦胧或余韵等抒情性的方向上去把握恐怕不妥。树木的影子比树本身虚弱、虚幻，并非因此树影才具有迷人之处。也许存在着这样的侧面，但这不是全部。重要的是那种结果反而有力地提示了树的本质，犹如废墟的石柱、基石体现了原有建筑的本质一样。这样说来，废墟也许是自然和艺术之间的中间形态。

如此的概括看上去自成一说，但这种思路过分原理性了，与希望以一些细小的趣味爱好表现为线索来解释自己个性历史的方法不是一条线路，至少，为何投射在地上的树影并不能打动自己的心，为何行道树的树影就特别有味道，这样的一些要点没有说明清楚。自己心里也在嘀咕：上面解释不过是一些遁词而已。水面或镜子映印的树影能不能用这样的道理来排除，不太有自信。如果要得到稍微有力一点的说明，需要回到自身没有意识到的过去里，但实在没有这样的空闲时间。首先可以印证的材料就不足，想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收集到材料。想到这里，我开始放弃寻找答案，开始从根本上怀疑寻找这样的答案的价值，开始自己说服自己：人生就是抱着这

种种琐碎的谜而生活着的。使自己放弃的努力，迄今为止已经练习过好几次了，还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

既然心理上有这样的芥蒂，想以此为题材作一篇短篇小说，从动笔的人的职业角度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构思，腹稿也基本形成。但最终还是没有动手写，不是因为自己的懈怠。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正要准备上手写的当口，读到了某先生翻译的大概是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①的短篇小说，发现是一篇和自己考虑的意趣完全一样的作品，于是就此丢下了写作的打算。步人后尘是没意思的。

如果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作品少的借口而已，那也只能表示遗憾了，但这样的事确实也碰上好几次了。比如说：领结。

我喜欢领结，时而会打着领结出席聚会，招来文坛人士的颦蹙，遗憾的是自己却打得不太好。平时嫌麻烦，就让妻子给打上。那次为出席亲戚的婚礼上名古屋去，因为是一个人出门的，早餐后，打算练习一下，这次打得不错，有点舍不得，就这样一直戴着领结等到三点的婚礼开始。在晚上的酒吧里，遇上了吃相比较恶劣的醉汉，领结给解开了，又求酒吧的服务生给系上。那服务生说从未给别人打过领结，蛮让他费神的。

小道具是小说中十分显眼的装置，这是初涉小说的人都知道的方法。我也没有糊涂到遇上这样的细节丢在一旁的程度。于是我想到这样一个场面：自己不能系领结的男人在外面偷情，第二天早上站

① 纳博科夫：1899年生于俄罗斯，1940年移居美国，被公认为20世纪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在女人面前，要女人以后一直帮着打领结，女人回答不会，让男人大吃一惊。但还未待前面的情节构思好，无意阅读到了英国女作家艾德娜·奥波拉依安的短篇中在转折处所使用的手法，发现与我的构想一样，只得放弃了。这篇作品收在我编辑的英国短篇集当中，虽然不是我翻译的。也许有人读到过这个短篇。具体情节的介绍比较麻烦就从略了。

关于纳博科夫用到树影的短篇，记忆已经模糊了，大概是这样的情节。

主人公是中年小说家，流亡俄罗斯人。他有一种癖性，看到墙上的树影就会非常激动。很长时间来他对自己为何有这样的癖性和偏好一直挂在心上，但从什么角度想都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此后又经过各种事情（具体的内容完全忘了）。在欧美流浪多年以后，因什么契机，回到了家乡，走进了梦牵魂绕的儿时的房间。睡觉之前，忽然由什么东西催着打开了窗户。只见一棵树披着月光（还是好几棵被房间的灯光照着的树？这里记不清楚了）把树影清晰地投射在眼前的墙上。他的嗜好的缘由是因为幼小时候一直在这看惯了情景之中长大的缘故。小说的结尾似乎是这样一个结果。

实在抱歉，上面的话有不少很不确定。前面也提到过，我的记忆不好，像背诵诗词一类事最为头疼了，小说或戏剧的情节很快就记混了。经常有在人面前记不起来，很丢脸的事，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害怕和怨恨被人占了先，那篇小说读得很认真的（确实重读过），但记忆还是非常模糊，自己心里也干着急。

当然，我为了重新记忆打算再重读一遍这篇小说。这大概是几年前的事吧。但是找到了记忆中的那本纳博科夫短篇集后，里面却没有

我所要读的那篇。另外几个短篇集里也没有。周全一点，把几本英语原版的也翻了一下，那些书里也没有。于是通过别人，找到了译者。但译者的说法是没有译过这样的短篇，也没有读到过这样的短篇。如此回答之后添了一句话：这个情节听起来倒是很像纳博科夫的作品的。听了这答话，心中疑惑：事情真有点奇怪呵，但也还是觉得作者名字大概没有搞错吧。最近想法经常摇摆不定，不太有自信了。

其他两个翻译纳博科夫作品的译者是我直接去问的，两人都说没有记忆，也不知道纳博科夫的其他作品。其他，还问了喜欢外国现代小说的朋友，回答是：即使不限于纳博科夫，更广泛的范围里，也想不起来有这样情节的小说。最后，我又去了两三家书店，查找了以前没有读过的纳博科夫作品，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自己心里怀疑或许是梦里的事吧。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清醒时构想的故事闯入了睡梦中，但表现的形式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别人的小说。读了别人的小说（实际是自己的），放弃了写作的念头。这看上去有点滑稽的事态，但对于尊重文学的传统，留意优先次序的小说家来说，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也不能一概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否定它。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事与普通的文学逸闻所取的形态是反的，以往的形式是在梦中与古人相会得到了诗文的指点，也有是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批改。或是，梦中作了诗，醒来还是未完成的。即通过梦可以得到文学作品的，但我的情况正好相反，通过梦失去了作品。实在是很亏的。

或许是梦境的想法最初只是心头的一丝疑惑，想来不太有这种可能的否定的想法要占八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疑惑渐渐地淡薄，

变得半信半疑了。这是因为这个故事的情节中有着根本上解释不通的地方。这一点，意外地比没有找到书有着更有力的证据。

一般都了解，作为流亡者的纳博科夫对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抱着深深的乡愁，始终憧憬着幸福的童年时代，因此，他的作品主题是十分高级的“彼得·潘”。但纳博科夫一生从未回到故国。当然，即使想回去也肯定会被拒绝的。

但那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一个似乎相当有名气的流亡俄罗斯人小说家，最终返回了自己的出生地。回到了孩提时代的房间打开了窗户。纳博科夫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回国以他从事的职业来看是不太可能的。等待着作为作家的他（主人公）的前景是比沙皇俄罗斯更苛刻的出版审查制度，是一个否定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否定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低俗艺术趣味，控制作家协会的文学官僚行政。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需要大幅度的角色变换，而这样的变换不太可能很顺畅，也许他（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一本也无法出版，最多是用打字稿流传而已吧。当时的苏联禁止个人油印印刷，认真的小说家为了得到读者，只能用好几张复写纸重叠着打字。

当然如果这个主人公生来比较顺应潮流，对政府也心平气和地宣誓效忠，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很难想象，纳博科夫会将这样的小说家作为主人公来描写。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吧。

这个主人公如果不是文学家，即所谓小说家的身份是我的一个记忆错误，比如是化学方面的技术人员，或是天文学家，也许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就不会太大。但如果是这样职业的人十分看重见到树影就会感动的自己的癖好的事，即便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性，也可能因为在写小说的技巧上能使读者理解的能力缺乏，写不好这样

的作品。至少，如果是纳博科夫，是不会作这样的职业上的设定的吧。这不是从他喜欢艺术家小说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即便有一点这样的含义，而主要是从他是一个追求直接效果的作家这一点上来说的。

如果确实作为小说家的主人公回到了斯大林治下的故国，那必须设想与此事件相符的伏笔，必须交代必须这样做的必然性。纳博科夫对此没有说明。也许写过，但我记不得了。把自己的健忘症搁在一边，想出了种种理由，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即便这是一本漏洞不少的作品，我也怀疑：纳博科夫会用这样的写法吗？要说我曾接触过比纳博科夫要差许多的流亡俄罗斯作家的短篇小说，听起来也不太可信。我其实不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

从种种角度判断，那个小说家（主人公）的回乡的情节，不太像小说的逻辑性结构的程序上的省略，比较接近于睡眠中的放纵的幻想性跳跃，想来或许是春夜或冬晨一场梦。推翻这种说法的论据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这样思考着，渐渐地自己也认为这是一场梦。

这样，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可以说是世界文学的损失。关于这件事的推论相当确凿，很难提出异议。只有一个能够反驳的方法，即动机论。比如直接攻击我自身的弱点：你对这样的事一直朝思暮想地挂在心上，是舍不得你丢掉的腹稿吧。这样的进攻足以使我打个趔趄。因为，确实如推测的，关于树影的构思，最近，在心里重新打着腹稿，很想写一点什么的。因为想把自己的构思与纳博科夫的小说的情节比较一下，所以在找他的书。别人要说我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台阶下来，才想了那么多的理由，那也是没办法的。

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接下去要写的短篇，我想大概不会被说成

是抄袭的，但与什么地方看到的谁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也许多少会有一点。为何要冒这个风险开始着笔，是因为一直到结束为止的故事的情节成了心理上的一个负担，放在心头颇有点郁闷不爽的感觉。为了卸下这个负担只有写出来。希望通过把这件行李一直扛到目的地的过程，能还自己的自由之身。另外，也淡淡地期望着读者中的哪一位能够赐教于我：你所说的翻译小说不是这篇吗？

2

古屋逸平，明治四十二年生于山阴的地主家，排行第三。长兄升到了中央某部的副部长，还兼任几个公团的总裁，十年前离世了。二哥是医生，在两三个大学做教授后，就任福冈大医院的院长，就任后不久突然病逝。嫁到人家的两个妹妹还健在，但人已不在本家了。附近的中等城市扩张到了本家附近，宅地上建起了以公务员住宅集落为主要客源的超市。

这个古屋家的老三在东京的大学里学法国文学，毕业后，一边做电影公司的宣传员、报社记者、私立大学的法语教师、政府外围机构的编辑等，一边写小说和评论。战前，在文章上多少有点名气，但专业从事写作还是战后开始的。论年代，他属于昭和十年代的作家，自认为脾性不同，没有放在战后派里；从文坛史的角度看，总是处于旁流的，但作为一直保持着自己风格的老资格作家为众人所知，并且依然颇有影响。《古屋逸平全集》十五年前出了十三卷，五年前出了二十卷。

其作品的风格难以一言形容之，有的批评家评论其写作风格复苏

了由自然主义而引发的文学革命前的砚友社的笔法。另有评论家频繁使用观念性风俗小说的概念，出了一本《古屋逸平论》。观念性风俗小说的概念似乎是自说自话地概括萨特的小说方法的结果，自然而然地，评论也将古屋定位为偏向存在主义，但这似乎是一种误解。他的小说与那个阴郁的世界观并没有多少关系。说他的文学与其说是日本文学，不如说更接近中国文学，那不过是翻译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各一本的美国某人士酒后的信口开河而已。日本的某个评论家听了此话，形容古屋的小说如同以《水浒传》抄本评注出现的《金瓶梅》，或用隐性墨水写在《假名手本忠臣藏》的字里行间的《四谷怪谈》^①。这似乎夸大了他的小说的社会小说性的性格。古屋自己在回答报社对他的采访时说，本人汲取东西方 18 世纪小说的样式，走的是小说创作的大道。不用提醒，这种说法是多少包含了一些真意的韬晦应对吧。

长篇小说有十来部。最为有名的长篇写的是名古屋日式烹饪店的女儿成了电影女演员，当上了画家、军人和实业家的妾，变成流氓头子的情妇，用荒唐无稽的色情歌曲一跃成为有名的歌手，又当了女作家，因在商店里偷窃而被捕，最后遇上交通事故离世。从这里开始变得非常奇特：转世变成石狩川鲑鱼的通体透明的幼鱼（雌），长大后游向大海。这与其说是长篇不如说是比较长的中篇小说。除去末尾的转世谭，哦不，即使包含这部分，也会使人联想到丹尼尔·笛福（特别是《莫尔·佛兰德斯》）或西鹤的《一代女人》，所谓汲取东西方 18 世纪小说精髓的台词确也有可以使人信服之处？最近听说，此书又因女权运动什么的观点重新受到关注。

① 《四谷怪谈》：日本江户时代的歌舞伎剧本，鬼怪故事的代表作。

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可以举《秋成或是宣长?》一书吧。这是众所周知的那场论争的相当空想性的论述,以“世间有着只能戏言的真实”一句颇能玩味的句子开头。全书始终是偏褒秋成,但对宣长的敬意毋宁说比世间一般还要深。前些年,某个年轻的评论家将此论调与博尔赫斯的作家论相比较作了论述。因为搞不清楚这种写法是小说还是评论,想论说一下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依本人之见,这种作品接近于王尔德的某些作品。也许将博尔赫斯与古屋定位于汲取世纪末评论家之源流的一对兄弟弟子最为适当吧。

在古屋书库的一角,约有30来本剪贴簿,这些资料除了剪贴簿本来的功能外,也兼具日记和创作笔记之用。试着翻开十年前的东西,首先看到的马雅的拉坎墩族穿着草色服装的幼女抽烟的照片。青色的烟在头发前漂浮着,遮挡着厉色的右眼。接着是伊东深水大正十年的木版画《伊达卷之女》的写真版。白色长衬衣的艺妓在整理头发。房事之后吧。然后是美国舞蹈团的胶印石版画的招贴画。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照片。天蓝色的椅子倒立着,其上方,天蓝色的底上描绘着黑色椅子(直立)。装入蓝色画框的画。再其次是7号环线上捡到巨款事件的几种新闻报道。同一事件的周刊杂志的报道(用订书机钉着)。关于金钱的题词三篇,是用铅笔写的;然后是引用良宽的诗、关于引用诗的相当武断的注释、流言蜚语、某种生财之道(这是用钢笔写的)。此后是英国报纸周日版的长篇报道:为何男人要与娼妇睡觉。署的是女人的名字。旁边潦草地写着:“这是男人写的”。其后是用圆珠笔写的颇为色情的短篇小说的情节,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圆珠笔的字已褪色了,很难看得清楚,只有红铅笔的叉十分鲜明。中生代的虾化石的照片。须很长的乳酪色的虾在乳酪色的海里敏捷地游着。葡萄

酒的标签。对这种酒的醉酒状态的很长的描写（用的是钢笔）。中国面人摊子的照片。在马路上。带着茶色棉帽子、低头在做面人的老人。插在摊子上的面人有孙悟空、猪八戒、悠闲地钓鱼的太公望。钓鱼线的顶端垂着如太公望的脚一般大小的白色的鱼。

不过，从这个正月以来，老作家经常拿出剪贴簿来翻阅。由于翻阅时扬起了资料里的灰尘，老作家经常要打喷嚏，但因为要找过去剪贴的（应该剪过的）、法国杂志上的树影的照片（旁边附着二流诗人的诗），也就不在乎打喷嚏了。那是苹果树（也许不是）将影子投射在村落宅邸的墙上（？）的黑白照片。记得为了把旁边的诗去掉，剪的时候很当心的，但是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弄得不巧，剪是剪下来了，却忘了贴上去。

找这张照片，是因为现在正在构思的长篇小说情节里的一条旁线，在描写一件通奸事件时想用一下。

主人公（拉美文学专业的大学教授、男性同性恋者）的表弟是商社的职员（也很优秀），那人的朋友是个摄影师，经常受女性杂志等的委托，有很多机会去外国。商社的职员与摄影师的妻子亲近起来了。当然，摄影师是不知晓的，正因为不知晓，商社的职员被邀请在公司研修会之际，顺道去轻井泽（北轻井泽？中轻井泽？）的别墅访问。住了一夜要回去前的下午，商社的职员拿着业余用的照相机拍了几张夫妻俩的照片。摄影师的妻子也给两个男人也拍了几张，摄影师也让他与妻子并排拍了一张。当然也是业余用的照相机。不过是一时凑个趣。在摄影师去荷兰的两天后，两人在市中心的旅馆的房间里。隔了一会儿，公司职员从口袋里取出了刚从冲印店拿来还没有看的照片。浅间山。研修会和结束宴会上的一些很随便的